

## 纪念我的导师韩朔先生

梯西艾燃气轮机材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郑效慈

韩先生早年从事高压设备的研发与设计,是国内高压学术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也是 1949 年后全国电力系统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的创始人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国家发展新兴超导电工技术,韩先生毅然决然地在 50 多岁时转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从无到有在国内创建了一个先进应用技术行业。在体制内工作了多年的人,一定能深切体会到,已经成为一个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后,在这个年龄再转行从零开始并在后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样转变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和艰辛、需要多强的毅力。我第一次听到韩先生的名字是 1978 年,当时我与林企棠住在德州电厂宿舍,他从清华电机系毕业后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十年,而我不久前刚从下乡的黑龙江农场因结婚调到了德州,也刚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被录取,因为孩子刚出生请了半年的假。记得林企棠到电工所参加面试后回到德州,我到火车站去接他,他下了火车就很兴奋地告诉我,他面试时遇到了一位很有水平的导师,这位导师是研究超导技术的,告诉他电工所是一个研究应用技术的学术单位,很需要他那样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加入。韩先生在面试时还说,他自己转行所遇到的困难是极具挑战的,问林企棠是否有接受这样挑战的准备。算下来,那年韩先生已经六十周岁了,他当时却是一心一意想着怎样吸收新血液,把国内超导技术的研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第一次与韩先生见面,那是大学毕业后考上电工所研究生之后的 1982 年了。做了韩先生的学生后,我的整个职业轨迹就由此向前跳跃了一大步。韩先生指导他的学生不是使用有些导师那种手把手的方法,他是用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他的学生的潜在能力与优势,然后轻轻地点拨一下,并鼓励学生朝哪个方向走,可以说是一种因材施教的启发性教育方法,也就是说,导师为你指路但是路还是要你自己走的。所以,韩先生指导出来的学生不管从事哪个行业,都有能力走到行业的前端。我本科是学物理的,电工技术虽然与电磁学有密切关系,但一个是应用技术,另一个是自然科学,在研究思维方法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的论文虽然是电工技术方面,但是偏向于用理论解释电工技术研发中遇到的现象。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方向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也是工科理科兼顾的。从电工所开始,我的思维方法就由纯理论逐渐地向应用方向发展,这使我之后在美国公司工作时,无论是在研究部门、工程部门、还是生产单位都能应付自如,而且有明显优势。1999 年我在美国成立了一家技术咨询公司,专为美国国防部、能源部、纽约州能源总署提供有关高温材料方面的技术解决方案。2004 年又应中国机械工业学会陆燕荪部长的邀请,在上海成立了一家专门解决燃气轮机高温部件修复与涂层的生产型企业,至今为止是国内唯一可以修复任何型号的现今燃机的热部件与涂层,我们的企业为无质量事故无返工的唯一一家企业,能够解决一些跨国公司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可以说,这种优势的取得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韩先生的指导和教育。

韩先生的人品更是有目共睹,为人师表这个词用来描述韩先生是再贴切不过了。尽管如韩先生这样的学术泰斗在国内已经寥寥无几了,然而先生从不张扬、从不炫耀、荣辱不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谦谦君子。韩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竭尽全力培养后辈,1984 年、1986 年先后两次推荐我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伯姆教授的能源项目组做研究工作,同时攻读博士学位。在威斯康星期间,韩先生还特意在到美国学术访问之时抽空来看我。赴美前,在京工作生活期间,韩先生待我们一家人就像自家人,我的儿子有一次调皮捣蛋在海淀街上“玩丢失”,居然自己跑到黄庄的韩爷爷家中去“躲猫猫”了,还混了一顿饭。2004 年之后每次去北京,都会去探望韩先生。尽管那时韩先生已经八九十岁高龄了,但是先生的精神和睿智仍可以从他的炯炯目光窥见一斑。先生到了 100 岁仍然反应迅速,2018 年到北京与儿子一起看望韩先生时,发现他的记忆力不逊于年轻人。先生鹤发童颜、荣辱不惊,令人称羡,平淡却遮掩不住的人性光辉,这些年来都在不断地引领着我。愿韩先生在天堂中乘白鹤直达云霄!